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资料

第三册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室

前 言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资料》是为配合“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课而编辑的。共分四册。第一册收集建国三十年来语文教学的资料，第二册收集老解放区语文教学的资料，第三册收集我国近、现代语文教学的资料，第四册收集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的资料。

大力改进中学语文教学，提高效率，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迫切需要。在语文教学改革探索中，总结建国三十年来语文教学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吸取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有益经验，是一件不可少的工作。

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文的论述学习不够，思想水平、业务水平较低，加上掌握资料有限，编辑时间仓促，这四册资料肯定有不少错误和遗漏，恳切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帮助我们进一步把这套资料编好。

编 者

一九七八年十月

目 录

《国文教学》序	叶绍钧、朱自清	(1)
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叶绍钧	(5)
认识国文教学	叶绍钧	(13)
《文心》序	朱自清	(18)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节录)	朱自清	(21)
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朱自清	(26)
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 (节录)	蔡元培	(33)
教授法	梁启超	(37)
“教学方法”的问题	叶绍钧	(43)
“读法”的新教段和注意事项	黎锦熙	(46)
精读课文的教学要点	《初级中学课程标准》	(52)
《精读指导举隅》前言	朱自清 叶圣陶	(54)
《略读指导举隅》前言	叶绍钧 朱自清	(68)
读书指导的方法怎样	《国语科教材及教学法》	(85)
人生识字胡涂始	鲁 迅	(90)
读书杂谈	鲁 迅	(92)
“语体”的问题	叶绍钧	(98)
古书与白话	鲁 迅	(100)
文言文与语体文的问题(节录)	浦江清	(102)
《开明文言读本》编辑例言	朱自清 吕叔湘 叶绍钧	(104)

作文教学法	梁启超 (107)
作文法	梁启超 (142)
不应该那么写	鲁 迅 (145)
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 (节录)	郭沫若 (147)
大题小解	茅 盾 (149)
谈语文教本	叶绍钧 (155)
教本问题	浦江清 (161)
论教本与写作	朱自清 (166)

《国文教学》序

叶绍钧 朱自清

我们将近这些年来写的关于国文教学的论文和随笔编成这本书，就题为“国文教学”。这里面以中学国文教学为主，大学的也有几篇论及。我们都做了多年的国文教师，也编过一些国文科的读物给青年们看，本书的各篇文字便根据这些经验写成。不过这些文字都偏重教学的技术方面，精神面方谈到的很少。因为精神方面部订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定得够详细的。再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们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他们第一要学生们写得通，其次是读得懂。我们根据实际情形立论，偏向技术一面也是自然而然。

一般社会看得写比读重，青年们自己也如此。但在课程里和实际教学上，却是读比写重。课程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负担着三重的任务。讲读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写作的范本。学生们似乎特别注重写作的范本。从前的教本原偏重示范作用，没有读和写的比重问题发生。五四后的教本兼顾三重任务，学生们感到模规文的缺少，好像讲读费了很多时间，并没有什么实用，因而就不看重它。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范文其实还只是一个因子。另一个因子是文言。五四后一般学生愿

意写白话，写白话而读文言是矛盾。再一个因子是教学。教学应该读和写并重，可是讲读的时数既多，而向来教师也没有给予作文课足够的注意，便见得读重了。其实重读也只是个幻象，一般的讲读只是逐句讲解，甚至于说些不相干的话敷衍过去。学生们毫无参加和练习的机会，怎能够引起他们趣味，领导他们努力呢？

青年们不愿意读文言，尤其不愿意读古书，是因为不容易懂，并且跟现代生活好像无甚关系似的。若能在现行的标点分段之外，加上白话注释，并附适当的题解或导言，愿意读的人也许多些。到那时青年们也许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总是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这在现时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我们尽可以着手用白话重述古典，等到这种重述的古典成为新的古典时，尽可以将文言当作死文字留给专门学者学习，不必再放在一般课程里，但现时大家还得学习。可是现行课程标准规定初中一年起就将文言和白话混合教学，而文言的比例逐年加增，直到大学一年整个讲读文言为止——效果却不好。学生们不但文言没有学好，白话也连带着学得不够好。教本里选的文言花样太杂，固然使他们不容易摸着门路，而混合教学也使他们徬徨，弄不清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赞成本书附录里浦江清先生的主张，将白话和文言分别教学。并且主张文言的教学从高中开始，初中只学白话；大学一年也还该在作文课里使学生们读些白话范本。作文该全写白话；文言教学的写的方面只学到造句就成。

青年们不看重讲读，还有一个原故。他们觉得讲读总不免咬文嚼字费工夫，而实际的阅读只消了解大意就够；他们课外阅读，只求了解大意，快当得多。他们觉得只有这种广泛的阅读才能促进写作能力的发展；讲读在一年里只寥寥三四十篇，

好像简直没有益处似的。但是没有受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训练或是没有下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工夫的人，是不能了解大意的，至少了解不够正确。学生们课外阅读，能以了解大意，还是靠多年的讲读教育——虽然这种讲读教育没有很大的效率——或是自修的功夫。不过阅读有时候不止于要了解大意，还要领会那话中的话，字里行间的话——也便是言外之意。这就不能太快，得仔细吟味；这就更需要咬文嚼字的工夫。再说课外阅读可以帮助增进写作的能力，固然是事实，但一目数行的囫圇吞枣的读下去，至多只能增进一些知识和经验，并不能领会写作的技术。要在写作上得益处，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阅读大概都是只观大意，并且往往随读随忘；虽然快得惊人，却是毫无用处。随读随忘，不但不能帮助写作，恐怕连增进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也不会有。所以课外阅读决不能无条件的重视，而讲读还是基本。不过讲读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划，细心启发，让学生们多讨论，多练习，才能有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

这就要谈到师生的合作和学校的纪律了。讨论教学技术，无论如何精确，若是教师不负责任，不肯干，也是枉然。现在一般国文教师的情形，本书中有专篇讨论；我们觉得负责的教师真太少了。教师得先肯负责，才能谈到循循善诱，师生合作。教师不负责，有的因为对教学本无兴趣，作教只是暂局。这种人只有严加淘汰一法。有的因为任课太多，照顾不及。这种人也许减少钟点调整待遇可望改善。有的却因为一般纪律不好，难以独严。学校纪律不好，有时固然由于一般政治和社会的情形，不是某一学校的责任，但多半还是由于学校当局不尽职或才力不足。只要当局能够和教师通力合作，始终一贯，纪律总可以相当严明的。话说回来，即使学校纪律不好，一个教师也

还有他可负的责任。只要诚恳公正，他在相当的限度之内也还可以严格教学的，所谓事在人为。本书里许多文字虽然根据经验写成，却也假定了一些条件，如学校纪律相当好，教师肯负责的干等，从这方面看也就不免还是些理想。不过理想是事实之母，只要不是空想，总该能够一点一滴实现的。我们在期待着。

我们将自己的文字分编为上下两辑。另有浦江清先生《论中学国文》一篇，我们觉得其中精到的意见很多。感谢他的同意，让我们附录在这里。

三十三年十月

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叶绍钧

我们当国文教师，必须具有两个基本观念。我作这么想，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年了。最近机缘凑合，重理旧业，又教了两年半的国文，除了同事诸君而外，还接触了许多位大中学的国文教师。觉得我们的同行具有那两个基本观念的诚然有，而认识完全异趣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想说明我的意见，就正于同行诸君。

请容我先指明那两个基本观念是什么。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如果国文教学纯粹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不再含有其他意义，那么，任何书籍与文篇，不问他是有益或者有损于青年的，都可以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他写得好，摄取他的长处，他写得不好，发见他的短处，对于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增进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项目，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辐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如国文课程标准的教材标准，书籍与文篇的内容必需合于这些个标准，才配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此外，笃信固有道德的，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们诵读，关切我国现状的，爱把抗战文字作为补充教材，都是

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这是应当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

道德必需求其能够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操持。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需有关各科目都注重在这方面，科目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在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科目，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科目。所以，国文教学，在选材的时候，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多余的。

国文教学自有他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们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们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需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需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们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行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所以我在前面说，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

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大都知道从前书塾的情形。从前书塾里的先生，很有些注重方法的。他们给学生讲书，用适切的方言来解释与辨别那些难以弄得清白的虚字。他们教学生阅读，让学生点读那些没有句读的书籍与报纸论文。他们为学生改文，单就原意增删，并且反复详尽地讲明为什么增删。遇到这样的

先生的学生是有福的，修一年学，就得到一年应得的成绩。然而，大多数的书塾先生却是不注重方法的，他们只教学生读，读，读，作，作，作，讲解仅及字面，改笔无异自作，他们等待着一个奇迹的出现——学生自己一旦豁然贯通。奇迹自然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在书塾里坐了多年，走出来还是一窍不通，这样的人着实不少。假如先生都能够注重方法，请想一想，从前书塾不像如今学校有许多科目，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学生花了多年的时间专习一种科目，何至于一窍不通呢？再说如今学校，科目是不只一种了，学生学习国文的时间，约占从前的十分之一，如果仍旧想等待奇迹，其绝无希望是当然的。换过来说，如今学习时间既已减少，而应得的成绩又非得到不可，这惟有特别注重方法方面，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读多作固属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怎样读、怎样写。对于这里所谓“怎样”不能切实解答，就算不得注重了方法方面。

就现在一般情形说，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对于与写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因此，学生阅读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话也就没听人提起过。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写作程度有迹象可寻，而阅读程度比较难以捉摸，有迹象可寻的被注意了，比较难以捉摸的被忽视了，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以捉摸的阅读程度。最近朱自清先生在“国文月刊”创刊号发表一篇“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他说中学生写不通应用的文言，大概有四种情形。第一是字义不明，因此用字不确切，或犯重复的毛病。第二是成语错误。第三是句式不熟，虚字不通也算在这类里。第四是体例不当，也就是不合口气。他又说一般中学生白话的写

作，比起他们的文言来，确是好得多。可是就白话论白话，他们也还脱不掉技术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语。朱先生这番话明明说的写作程度不够，但是也正说明了所以会有这些个情形，都由于阅读程度不够。阅读程度不够的原因，阅读太少是一个，阅读不得其法是尤其重要的一个。对于“体会”“体察”“体谅”“体贴”“体验”似的一组意义相近的词儿，字典翻过了，讲解听过了，若不能辨别每一个的确切意义，并且熟悉他的用法，还算不得阅读得其法。“汗牛充栋”为什么不可以说做“汗马充屋”？“举一反三”为什么不可以说做“举二反二”？仅仅了解他们的意义而不能说明为什么不可以改换，阅读方法也还没有到家。“与其”之后该来一个“宁”，“犹”或“尚”之后该接上一个“况”，仅仅记住这些，而不辨“与其”的半句是所含义，“宁”的半句才是所取义，“犹”或“尚”的半句是旁敲侧击，“况”的半句才是正面文章，那也是阅读方法的疏漏。“良深哀痛”是致悼语，“殊堪嘉尚”是奖勉语，但是，以人子的身分，当父母之丧而说“良深哀痛”，以学生的身分，对抗战取胜的将领而说“殊堪嘉尚”，那一定是阅读时候欠缺了揣摩体会的工夫。以上只就朱先生所举四种情形，举例来说。依这些例子看，已经可以知道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并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紧要的还在多所比较，多所归纳，多所揣摩，多所体会，一字一语都不轻轻放过，务必发现他的特性。惟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发掘书文的蕴蓄，没有一点含糊。也惟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养成用字造语的好习惯，下笔不至有错失。

阅读方法又因阅读材料而不同。就分量说，单篇与整部的书应当有异，单篇宜作精细的剖析，整部的书却在得其大概。就文体说，记叙文与论说文也不一样，记叙文在看他的支配概

绘的手段，论说文却在阐明推论的途径。同是记叙文，一篇属于文艺的小说与一篇普通的记叙文又该用不同的眼光，小说是常常需要辨认那文字以外的意味的。就文字种类说，文言与白话也不宜用同一态度对付，文言——尤其是秦汉以前的——最先应注意那些虚字，必需体会他们所表的关系与所传的神情，用今语来比较与印证，才会透澈地了解。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以至于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所谓得其法，并不在规律地作训诂学，法文学，修辭学与文章学的研究，那是专门之业，不是中学生所该担负的。可是，那些学问的大意不可不明晓，那些学问的态度不可不抱持，明晓与抱持又必须使他成为终身以之的习惯才行。

以下就说关于第二个基本观念的话。五四运动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在有一些学校里，这种情形延续到如今，专读“经史百家杂抄”或者“古文辞类纂”便是证据。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阅读的呢？这样想的人仿佛不少。就偏重文学这一点说，以上两派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被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字，就是普通文字。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的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若偏重了文学，他们看报纸、杂志与各

科课本、参考书的时候，就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要好的只得自辟途径，去发见那阅读的方法，不要好的就不免马虎过去，因而减少了吸收的分量。再就写作方面说，流弊更显而易见。主张教学生专读经史古文的，原不望学生写什么文学，他们只望学生写通普通的文言，这是事实。但正因所读的纯是文学，质料不容易消化，技术不容易仿效，所以学生很难写通普通的文言。如今中学生文言的写作程度低落，我以为也可以从这一点来解释。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文言，我想文言的写作或许会好些。很有些人，在书塾里熟读了四书五经，笔下还是不通，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者《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这可以作为左证。至于白话的写作，国文教师大概有这样的经验，只要教学生自由写作，他们交来的往往是一篇类似小说的东西或是一首新体诗。我曾经接到过几个学生的白话信，景物的描绘与心情的抒写全象小说，却与写信的目的全不相干。还有，现在爱写白话的学生多数喜欢高谈文学，他们不管文章的体裁与理法，他们不知道日常应用的不是文学而是普通文字，认识尤其错误的，竟以为只要写下白话就是写了文学。以上种种流弊，显然从专读白话文学而忽略了白话的普通文字生出来的，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白话，我想用白话来状物，记事，表情，达意，该会各如其分，不至于一味不相称地袭用白话文学的格调吧。

学习图画，先要描写耳目手足的石膏像，叫做基本练习。学习阅读与写作，从普通文字入手，意思正相同。普通文字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了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文学当然不是在普通文字以外别有什么方法，但他的方法繁复得多，变化得多。不先作基本练习而迳与接触，就不免迷离恍惚。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

而且知道古今来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可是我料想古今来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虽然我没有统计。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从现代教育的观点说，人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需练习得到家。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这个目标应该在中学的阶段达到，到了大学的阶段，学生不必再在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上费功夫了——现在大学里有一年级国文，只是一时补救的办法，不是不可变更的原则。

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乃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属不必。我不是说中学生不必读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读的时候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易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譬如，老子的思想在我国很重要，可是，对于“老子”的文字至今还有人作训释考证的工夫而没有定论，若读《老子》原文，势必先听取那些训释家考证家的意见，这不是中学生所能担负的。如果有这么一篇普通文字，正确扼要地说明老子的思想，中学生读了也就可以了解老子了，正不必读“老子”原文。又如，历来文家论文之作里头，往往提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话，这些是研究我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材料，但放在中学生面前，就不免徒乱人意。如果放弃了这些，另外找一些明白具体的关于文章理法的普通文字给他们读，他们的解悟该会切实得多。又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一般都认为精密地解剖

经济社会的佳作，但他的组织繁复，范围宽广，中学生读起来，往往不如读组织较简范围较小的易于透彻领会。依以上所说，可以知道无论古文学现代文学，有许多是中学生所不必读的。不读那些不必读的，其意义并不等于忽视固有文化与现代人生，也很显然。再说文学的写作，少数中学生或许能够写来很像个样子，但决不该期望于每一个中学生。这就是说，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据我所知的实际情形，现任教学生专读经史古文的，并不期望学生写来也像经史古文，他们只望学生能写普通的文言，而一般以为现代文学文外别无教材的，却往往存一种奢望，最好学生落笔就是文学的创作，后者的意见，我想是应当修正的。

在初中阶级，虽然也读文学，但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应该偏重在基本方面，以普通文字为对象。到了高中阶段，选取教材以文章体制，文学源流，学术思想为纲，对于白话，又规定“应侧重纯文艺作品”，好像是专向文学了，但基本训练仍旧不可忽略。理由很简单，高中学生与初中学生一样，他们所要阅读的不纯是文学，他们所要写作的并非是文学，并且，惟有对于基本训练锲而不舍，熟而成习，接触文学的时候才会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我的话到此为止，自觉还没有说得透切酣畅，很感惭愧。

选自《国文教学》（开明书店民国
三十七年十一月四版）

认识国文教学

《国文杂志》发刊辞

叶绍钧

如果认真的检讨我国的学校教育，谁都会发见种种不满意处：训练不切实，教学不得法，是两大项目，分开来说，细目多到数不清。在各科教学方面，若问哪一科有特殊优良的成绩，似乎一科也指不出来。数学吗？理化吗？史地吗？艺术吗？都不见得有特殊优良的成绩。而国文教学尤其成问题。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的问题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谁如果多多和学校接触，熟悉学校里国文教学的情形，更多多和学生接触，熟悉学生们运用国文的情形，就会有一种感想：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的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修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

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必要工具中的一种；可是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是目前教育上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人人能够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能看